

岱  
山  
海  
堂  
文  
集

初編  
自五至六

特 別  
14  
1919  
784



詩  
14  
1919  
162  
784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五



越后

市島蕭文敬季著

姪 處德大美輯校

國朝三都賦 并序

夫賦之為言詩六義之一而世所謂古詩之流也先  
王採焉以觀土風作者徒效誕諧乎余之賦國朝三  
都雅學淺辭鄙識闇才拙裁揚擁萬一矣安潤色本  
土以詫佗邦得雖然氣運時有夷隆廟略世有脩短  
若豐王之起布衣席卷海內而加餘威於朝鮮開闢



臣還未嘗有也當此之嘗籌策臣鷹揚爪牙將虎視  
夢日之兆炳焉實自負也至

則源氏之正胄而參河奕世之令主也是以海  
內屬來蘇之望風靡日久矣豪傑俯歛龍鳳姿伏厥  
雄偉質遂駕御英雄謀臣名將雲會辯博游說客憑  
軾馳大小數十百戰而天下稍成矣古今撥亂之勲  
業莫出于右焉者爾來甲冑而十餘世國朝之霸道  
於是乎為盛矣豈翅桓文而輟焉耶然哉

帝王之基萬世不革命羣凶覬覦而靡逃天誅者矣

桓武遷都於平安而文華滋顯也傳雅則管氏江氏朝  
夕論月獻納故其為人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國風則  
藤家之二流或以通諷諭或以宣

聖德故其為民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化禮而恭儉莊  
敬化樂而廣博易良絜靜精微而不賊則化于易者  
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化于春秋者也專門各從事  
於省署以修飾治道夫三代之末無奈放伐兩漢之  
季不免篡弒自六朝暨五代則社稷危如綴旒君臣  
動易處焉嗚呼不悲乎由此觀之哉

朝非神

異之天統耶蓋攝特豪華武若宏大莫不容京師億  
中正節儉也粗舉其一隅摸今之風土以折同異辭曰

攝都賦

西攝賈人謂東武使臣曰物固有勢殊而權同者君  
其識焉哉使臣曰未也願汝語貨殖之贏利據計然  
之奇才教我以相霸道訓我以遠害災賈人曰唯唯  
昔者

仁德神聖在焉是之謂浪速之都鵬舉駐其翼軫五星  
聚其奎婁天府當六合之要地理開四達途渡海則

坵播泉之膏腴遊陸則過芳寧街衢南則紀伊千里  
險東則河內百二樞是故戎豐王匹夫起其此爲霸  
鐵城嶢屹聳雲高銅門壁壘黃金之臺榭激滄浪以  
爲隍鑄鉛錫以爲瓦強弩數千在上鉈戟百萬在下  
日域諸侯服秦威海內鴻傳屈漢罵出則爲扞蔽入  
則爲薦藉一怒而萬里雨血一賞而千乘如舍天下  
壤壤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前殿壯於未央  
後宮樂於蓬萊厥彫琢彤彩之飾曠年月而不可詳  
裁地夾塏紛郁郁山神秀鬱崔嵬多田則列源廟須

磨則除平塵其田上之上其麪藍田崑岡之玫瑰華  
夏紅毛朝鮮夜郎靡莫之奇繒赤白翟大宛身毒蝦  
夷鞞鞞琉玖之貨財舳舻且千屬阡陌洞達開八百  
之虹橋壘石掄材是以鎔擊摩車而相過陸海珍藏  
輻湊繼至於是豪商大賈傾產闢智不貴貴不賤賤  
猶伊尹周公之為治趨時權變猶孫吳之任事戶鳴  
鐘家食鼎若乃其觀者散樂字舞佛曲手搏影戲雜  
劇都盧傀儡妖冶梁立處女巷待振巾成兩揚扇為  
鼗加旃彈棊格伍之戲鬪雞走狗之遊其俠者尺八

之五男結義于刎頸之交聶政之輩借勇于質首之  
仇劍攝冶無雙銃泉工莫速狹斜徹東西倡區連南  
北北里歌助晝夜飲島裏舞照日月蝕別有紛華稱  
新街章臺玲瓏崑嶷螭首蛾眉含粉黛之渥飾被錦  
綺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織白鮮儷明媚無極一顧  
傾人之城再顧傾人之國夏姬鄣袂不足程式毛嬙  
掩面比之無色於是人夸袷服馬驕玉勒賢豪長者  
雙雙乘輿憑軾此乃都之富饒也邨第日千帆之糶  
糶肆擲月萬馱之金銀良賈深藏寂闌或專貫貸以

聞或肆絹帛以迪下藏藥石以鳴下逐鹽鐵以勸池  
田家萬石釀具難波戶千石魚陂船量車計是以羣  
百工棋置器財玩好皆殫作東夷西戎交易出四維  
之貨賄海外之珍異行賈於天下不可勝記若夫論  
鱗甲則肥鯢勢鯨奮鬣鼓浪來巨鰲岬峴龜鼉并肥  
鮪鯖鯧鰕集散海底之赤鱗脫尾問至烏賊擁劍乃  
隱乃見海老海月相逃相避加之澗河之豐鯉膏鱸  
卓越於美陂調和下鹽豉也數百千合是皆天下所  
嚼嗜春則述職之諸侯連餘艘以徒倚夏則官家之

樓船列鷁首以威鱗類使雁令鳧渡素秋靈龜僊鶴  
凌玄冬鴛鴦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  
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  
龍海若帶窰貝江妓被芙蓉比目銜鈎比翼罌置乃  
難波之咏起節蘆濱涯之吟振貞松百之神宇淨域  
不皇賦粗撫其槩住唐博敬垓北其無限帆牆翩翩  
其飄忽雲霞燦燦其鬣隸秘殿洞轆轤長廊霞偃蹇  
於是日月代謝時至姑洗童男遊嬉婦女婉婉斯皆  
也潮去數十百里海門乍乾乍淺男兒扼腕而相探

女子揭裳而相跣坦腹於漁磯踊躍於湍瀨其獲則  
赤質紅章之謂珠貝青地綠文之謂綬貝黑文黃畫  
曰霞貝赤電黑雲曰紫貝此下數百品有浮貝濯貝  
鱗貝慧貝文貝黃貝或以雕被玉闕或以緣飾金帶  
其祀則攝泉之郊而都下之壯觀也神輿碎金繫珠  
物馬分毛部繁晝輝四靈之雄戟以若霜林夜列五  
等之檠燈以射水灘載鼓緩拊節兮前驅乘船急解  
纜兮汎瀾若夫愛清靜則聖德之草創四天梵臺當  
年摸須彌之奧區即今擬毘耶之城隈五層雁塔畫

棟彫梁紆鬱岨岨峯巍崑崙石殿汨磴磴蓮池芬匯  
洄於是乎厥龍刹山峙瓌譎異哉祇園樹菴羅枝鬱  
繁塵埃居士室長者跡遠委劫灰將來織輔智將之  
謀上古之樂佐良師才須達必布金此遲留梁武必  
舍身此徘徊且其老若殊處貴賤異遊隱逸者避暑  
于網洲負竄者納涼于水涯豪富之游船載妓帥客  
秦箏發齊謳通宵張宴於是乎響炮驚耳轉眸奇巧  
變態莫極星碎下漢流飛蜂奔雷頡頏樓好起火之  
唐突浮雲猶神龍之銜燭以照暝州湖流則澱城有

巨鈿沁涯則石瀨有筒輪伏水滾滾以送旅舟之夜  
桃巒蔭蔭以候仙源之春此皆豐王全盛之離宮別  
闈嘗使倡優侏儒以娛妃嬪或使茗戰甲煎以樂佳  
賓其木則檉松椈栝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檟  
大椿蓑蓑花樹倚倚竹筠其草則葳蕤葳蕤菅蒯蘋  
莞荔苾藻荇紅荷綠蘋蓀蕩彌罔敷衍被濱旋室媿  
媚飛殿嶙峋溪清山麗麓羣鹿麕巔連猿狖鄰國載  
儉歇驕異邦獻東郭魏猩猩狂亂髮鬻鬻嗤反唇嗟  
地勢之卓犖於古其無倫有馬淳滿自驪山趁生駒

峒巖與駿嶺均兵庫之碑列將相西宮之廟棲靈神  
况尼碣城崇墉言言臨濱弁吞海內猶齒兼唇欲而  
莫不得念而莫不臻營慧然而有求於外已得隴望  
蜀之意頻故其有朝鮮之役總括諸侯驅策羣臣萬  
里破浪艤艘甚迅先鋒則加藤小西作黑白二陣望  
之如荼如墨馳騁神駿宗松浦之輩選精銳競進筑  
公將上軍哮囉雷震中軍薩公秉抱親就白旗如雲  
君子蹂躪福島將下軍鳴鐘鼓丁寧錚于振鐸列刃  
銀鞍簇簇鐵車鞞鞞管轄者毛利小早川御戎者久



留米立花筑紫之一軍爲遊軍橫弓負鞞懸軍浚伐  
兵艦增加於是乎麗奴不及一戰土崩瓦解奔其國  
家輒逐北客降獻虜縛反或剽或刦或拳或枷擄大  
鵬圖斤鷄不可以度於廓景福握粟不可以數名兼  
桓文霸實蹈秦漢之祚入稟大牢萬舞出駕金輿玉  
輅是故餘威潤都民豪家懷千乘之素夫轉餉百萬  
霸者之所難而豪能是委輸諸侯親昵王者之所難  
而豪能是悅愉由此觀之豈非勢殊而權同人主者  
乎

東武賦

東武使臣嗑嗑乎疾笑曰蓋穴處小天濱居狹地美  
羸蚌者簡大牢樂咋喏者怪韶濩夫上懸日月折陰  
陽者也下列公伯序尊卑者也

古先皇之世依關內之雄鎮征伐東土覆燾海內於  
以藏武於此土之山岳以號其地撫育六合以垂洪  
緒是所以與周武異土而同治也

神聖呂還鳥聞大阪有百世之業千歲之基歟乃汝  
語攝津之富泉和之豐修其區域飾其舊叢於澗河

之流則以爲大於吳江稱猿面之勇則以爲強於祖  
龍囂囂乎唱固土俗之所雷同噴噴乎論都邑遂孟  
浪之所窮雖辭若循環轉若陶鈞不足開王佐之哲  
聰也何則士庶不足以守空城污瀆不足以憑艱險  
浮屠結黨而殺氣起霸者失盟而喪亂甚今汝商賈  
以其富給笑士大夫得無若太山鳴啄腐鼠而嚇鷄  
雛乎噫不知世有牙門接屋連閣而托身於掘穴狹  
廬也何見五雲之所止天授之所都也且夫未聞東  
武之宏麗乎且東武之開國也造自  
日本武尊宣

□□盛德之所受龍鳳之所叙積至善以創洪業仁  
無遠而不撫選將相以濟世鳩鴻儒是存撫而不棄  
芻蕘輕吐握於部伍是以伏軾結勒西馳舒縮三寸  
之舌者未有一人言惡武也案輿圖而此奠都非列  
國之所覬覦也故其經營上應天文涵海列嶽卓犖  
不可覩護青龍躍其東朱鳥翔其南杳冥鎌倉呂爲  
外圍五水七谷列堂廡十井十橋通古府指富嶽以  
爲望三峯玉削巖嶙纏聯幽谷巒峯麗玖重譯而此  
駐驂激刀江以帶坳迅復成瀨巨石碑砥以浮沈海

仙游集卷之五  
童被髮往往滯淫中山道則通萬里之幣東海驛則  
繼千乘之車關中之八州百餘郡參驂之名族十萬  
家或出八使於戎夷或發五馬於京華取什一以立  
政閱文武以息戈遷大豪以盈街衢修竹園以滿巖  
阿車駕誼諱陸續官觀玲瓏鱗羅霞闌巷則列大國  
之邸不忍池則擢千畝之荷其山澤則塊北岾崑嶙  
峴瀝滴滲淫液泱或拓谿谷以通瀆或束江川以納  
河漲漫漭淑魄汗汗沂淪乎三州之間潢混泓汰  
懸騰乎天涯溢流雷响而歸碧海駭濤暴灑而壘素

波瀲瀲濕濕泱莽渺茫卷綵房經東極潤相伊至南  
溟觀日出於暘谷睹羲御於扶桑島嶼延絕陵陸  
潮汐瀰漫回八瀛於是乎神龍靈龜巨鼈長鯨黑蛟  
赤螭叔鮪王鱣起雲發霧噴浪飛涎動地頂山活之  
則載人殺之則顯星或鹿駱象鼻或虎狀龍顏鱗甲  
煥爛捷鱗掉尾遊延乎遠空潛處乎九淵波濤激音  
呼哈謹殼叢育於數十百里之渚沂洄於數千萬里  
之外蚌珠的皪於江靡蜃樓氤氳於湍瀨磊砢蜀石  
磷磷黃磬爛爛水玉矧文畫彫琢之綺貝采色滌汗

叢積錯落乎水際於是乎丹鳳紫鸞玄白之鶴翱翔  
於其上鸚鵡鷺鴻候雁溪鷺鷥鶻交精旋目比翼煩  
驚庸渠或羣浮隨風泛濫或蹈渚者刷羽收翼容與分  
行爲隊於是乎濱殿巖崑嶮樓閣峩峩突兀洞房  
晦曖窈窕閣道窈窕迢遞臨山海之壤富丁萬物之  
豐麗時閱水犀以觀其形勢乍魚龍曼延各鬪其伎  
藝東北則東叡之靈山也金仙之所窟宅七廟之所  
比例也佳氣鬱鬱靈瑞雲對駿騏夫其峻極之狀殿  
宇之大部須彌於諸天擢飛來於下界巍巍峩峩岡

壤

巒糾紛其後則山野遼廓而崩崖無閔烟嵐益益以  
絕邃也入谷中而經淨域之閑寂遊妙喜而知日邊  
之光暉春則喚起旦叫桃李歷亂而爲蹊櫻花如雲  
發蓋坂冠丘挾歧婉乎奪目精芬乎襲人衣而消日  
越月催歸暮啼躑躅之花頰然當此之時聘望百里  
連山彌谷殷殷無涯而芳芷杜蘅菖萸揭車之類雜  
糅陸離以菲菲至秋冬則紅葉逾深白雲存飛仰觀  
衆鳥之翔俯瞰麋鹿之馳乃連臂接武至日暮里而  
不知歸或登道灌而咏國風或遊飛鳥而誦碑辭若

夫游閑公子，豪富逸民，發奢侈于輿馬，極行樂于陵阜。薦錦繡以爲席，張羅縠以爲帷。優童戲于前，妓女謠于後。絲竹發于左，新妝舞于右。掃芳菲于紅裙，拂名花于長袖。乍豪飲集四方之雄，乍英藻會天下之秀。伏日納涼，則洲埼增埼之佳境；墨田長堤之白鳥，兩國三叉之高涯。其江流則旋濃滎滢，澄滢汪沆，以浪濶瀆，瀑碧沙盡，浪潰沓而往來，似蘆花之未凝，淑氣滄渚，鬱律若霧如煙，類渾沌之未開。於是乎微風動蘋末，溥暢而至，清清冷冷，懽悽怳慄，洪濶凌濤，沈

載

戴

徽

演礪礪以岸起，雲迴是以鬱蒸無所結，其愠炎熱莫所加。其威風波固然收，則游舟魚貫，樓船羅幕，披送落日於虞淵，迎登月於桂宮。乘維舟之悠悠，解驂駕之雙雙，乃想像梅童而把筆，乍戴蔡姬輩以蕩長江。披羅衣之璀璨，曳霧綃之輕裾，載金玉之首飾，綴瑤碧以耀軀。新聲互奏，笑謔相娛。於是乎烟火帶炮，連聲徹宵，有花艸人物，轟雷蜚龍等形。乍以頡頏，乍以縱橫。至且奮袂過楚，騁望于殿丘。若夫芳里則名妓之所橫行，公子王孫之所戲遊。鐵連挑金爵，紅塵圍

青樓前有高薄迷奧越後有華筵富詞章破產凶家  
身不悔傾城傾國溺其尤豪富猿連子男雁行梵境  
則五百羅漢競殊相聖堂則三千文學講典章若乃  
論外澤謂田獵則陸有筑波之怪駿有足高之荒矧  
富麓周回千里絳洞萬仞國士之所距躍霸王之所  
結營巨金原垓北武藏野冥冥其樹則鬱結輪菌糾  
結据据疆疆摩蒼穹蔽日月蟠海涯接渺茫而巉岩  
聳石嵯峨突兀磊磊落落小者若伏虎大者如層城  
其陽則有蓬萊方丈瀛洲以駐徐福之趾其陰則仙

山出金丹津嶺生美玉眺望遷延曾定貢于南部而  
萬騎分駢駟傳檄于相馬則八駿榆駮耳令松州以  
獻其鷹隼使肅慎用致其楛矢於是乎先使烏彥本  
忠紳小大五之倫手格猛獸其從奴者皆駢脅超乘  
跡射之士所向無險夷所觸不虛技而  
大將軍乃駕春霞駟乘皮軒靡白練之旗幟建天國  
之雄戟左養由之傳器右為朝之勁箭伊井駮乘藤  
堂為御按節未施即跨大猪斃巨狼射游騏驅魑魅  
倏眴雷動倩剡颯至朱鬢睚眦怒目韎韐跋扈奮臂

赴洞穴，縊熊，凌重巘，射鷲，圍巨狴，簇牙，逐虎豹，並驥  
 蒼鷹連擊，而鵬雛，雨毛，犬馬羣驅，而大象，股鼻雷鼓  
 震天，牛車轟地，落禽斃獸，谷以量，奇偉之獲，不可毛  
 記，於是憇獵卒，于部曲，讌虎旅，于壘壁，割鮮于繪島  
 而肉，林不足較，下醪于墨川，而酒池不足敵，舉燧傾  
 觴，鳴鐘下炙，既遠禽獸，以除民害，兼講武備，以慰農  
 隙，乃燎京薪，整鹵簿，命駕迴旆，弛弩束鐻，五軍六帥  
 千列，百重，鴻網移轡，捷獵回戟，於是乎有林子物生  
 之輩，以獻其賦，有大彥渡半之匹，以飽其肉，楊馬同

世則為之吐舌，郭東時在，則為之捧腹，於是乎

麾下含笑，賞賜莫筭，昇出絹帛，開府庫而不問，恩澤

霑渥，乃祭宗廟，舞大武，御明堂，正冕服，英聰入

諫，苟老相推轂，赤雁芝芳，連理五鳳之祥，州縣數數

是以昇平日久，戶數歲息，其口日毓，乃拓奧野，購負

民均糶，價於羽越，且夫萬車都下，輻湊舳舻，諸岸相

突，故淺草之御廩，百以計，常平社倉之議，或休歇，貢

珍山積，而賄賂不行，阡陌之塵雲起，而盜賊之跡沈

沒，城雉之高大，闔闐之遼遠，問消日計，歷月朔望，則

大小之諸侯、文武之公卿、行伍接街、續巷、下輿車而  
入闕、八萬之旗下、豪華傑麗、盡良盡善、若夫伊達淺  
野之臣、忠烈相馳、驅餘勇於百辟之間、販智於四補  
之樞、析姦邪、訟寬俘、是亦清明之所化、  
上八直  
諫下耻、諂諛輕死、重義、不忍重誅、不避水火之難、傾  
財吝名之徒也、其豪右、則三谷開方、仙波白、今岩城  
之匹、百千之居、並軒列肆、錯落齟齬、家籩食戶、鳴鐘  
其貨物、則九州之所輸、會殷殷、顯顯、車牛蟻集、賈舶  
潮、半綾羅錦綺、白駉黃琮、齒革犀象、雲鐵羽、銅紫貝

翠羽之珍、蠻夷橐中之寶、越陰千鬣之締紘、佐州千  
蹄之黃金、尾萬纜之蘿蕪、紀萬舳之橘柑、美之柳棠、  
丹信之粟、山東之絲、山西之漆、大都無常產、國以入  
郡以出、於是乎陶猗倫制、其貴賤、計白類、謀其虛實、  
至十倍而出、若糞土累巨萬、而贍親昵、其技藝、則四  
家之謳舞、娛佳賓、鼓管、轂感鳥獸、擊節、翻律、以動鬼  
神、圍象之二棋、折他邦、土狩之二畫、寫奇人、自是已  
降、則巨六戲、毬回、悲閣、玄水、陀螺、離指、掌與說、均勘  
宇興戲場、以分市、東西之角、抵爲羣、乃物盛則衰、器



仙舟集 卷之五  
滿則覆是故省署建謫木廟堂儲省坐退後宮御前  
殿君去否臣獻可朔則朝增廟望則夕紅社其  
大陵則在下野是謂日光

□□之所晏駕星列顯於室壁之分壘山泉清麗仙  
液灑瀉神宇山峙鴻紛破碇吁可畏乎其駭人也侗  
儻磴磴以璀璨赫赫燁燁而茲忘吁或畫龍蛇或刻  
鸞鶴金雲之輩寫其丘壑飛工之選彫其波瀾碎琳  
珉以委雨露鑄金銀以充溝澗其樹則楮枒栱櫨木  
蘭柁檣杓柳荷桐幽藹於園隅松栢蓊鬱於遠岫擢

貞幹竦修條扇景雲覆紫樞花卉莛蔓於澤池芬芳  
莓莓充於溝渠仰相輪金光湧嵌空宛轉如俯鑄天  
錄蝦蟆以吐水作翻車渴鳥以灑塗於是乎萬石之  
謹慎司其洒掃舜文之至孝茲赳赳故明神受其祭  
心孰識其祚之緒餘海內仰靈德四夷服威神道有  
遺金家無廢人商農工賈保厥業百辟羣僚罄厥歡  
是以朝庭荒而無迹田野避而無草民以寧一而世  
以豐饒也蓋豐王之業非弗盛孰與于東武之合燕  
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温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

之宛丘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皆為天下之名境由  
此而揆之攝都於武都猶太華與培塿暨其巖遐崖  
詭蕩滌醞釀包涵繁蕪遺漏泛濫耳目之所不該唇  
舌之所不叩微臣雖歷年紀弗能詳厥有也且夫豐  
王之贖武與

□□之守文豈弗均角重招揭萬古哉不

京師賦

京師王孫始嘿然坐其上聽之而喟然歎曰痛乎叔  
世之移俗也攝商賈之言何觸耳武亦俗吏之憶說

臆

未為得也且夫憎盛滿而愛謙遜者天之道也奪不  
仁而予有德者聖王之權也區區霸道不得其人則  
暨紊我綱紀害我人民君臣無位長幼無序男女無  
別矣矧天下之政刑哉噫若一二伯舅於王室不為  
無勲於霸道不為無術數皆是命世之英雄也故闢  
其地遐宏大其都以卓絕諸侯矣雖然攝武之言將  
大厥畧而過厥度欲飾厥美而傳厥勳也何則攝者  
汚兵於異域武者畧同制於王室也汝輩未見神京  
乎未知  
皇居之尊乎奚覺喁吁於

天子之至治乎粵若晉古平安之爲都藤小黑相之  
桓武之神聖創之配紫微之天樞據六合之秀奠不拔  
之神都延無窮之聖歷上應星宿下披皇圖應祥合  
符於顯樂都既麗且康陪寧樂之陰居志賀之陽九  
門寥窈以崢嶸崇墉固連省寺巒成馳道砥直街衢  
局平千官文明以萬機澄清百姓孝悌以九族繁榮  
闕廷神麗官室光明允矣 天子也乃整法服  
正冕旒黻纁以塞耳制容以珮珩孟春元日羣后旁  
戾百僚師師于廷藩國奉聘質來自要荒於是乎少

武烈之凶虐多

文德之仁性苑者因原楚沼者循川流發萍藻以潛魚  
鼈豐草木以毓鳥獸好禮以靡強弱習儉以靡貧富  
制同梁鄒詎合靈囿而其自然妙有者愛宕擢其北  
比叡聳其東桂川右湧鳴河左淙昔拔賀茂而幸主  
家昔游曲水百寮從乍泛華查以催詩歌管絃之宴  
乍備龍駕而襲封禪登仙之蹤丘陵閑敞而山嶽嶙  
峴谿谷幽邃而林麓蒙龍蘭若羅於其隈靈祇列於  
其峯臺樓峇堯瓌譎彤彩流離爛漫金銀之雙閣映

日月聚樂之壯麗奏軒縣小倉亭則盡定家之選北  
野宮則崇管公之文有神儒老佛醫陰之司以講其  
道萬里負笈爲羣直門殊學好事異門業就而一易  
一道東西南北加之百工百戲之國手殫術極巧西  
內之巷機杼相和貝錦精燿玉璞皮革象犀雕琢之  
奇豫章棟楠杉檀枿柘劉削之妖姘豆之禮器匏土  
之樂器彼漆此膠於是舊都之豪比屋離房貨殖豐  
饒也其君子都雅敏惠允恭溫良容止可則言辭有  
章登降周旋與時抑揚其姬女體美容冶不待飾粧

恭

奇貌閑麗而懷貞亮之潔清若乃嵯峨離宮花如雪  
東福通天楓若陽智恩鯨鐘驚學士之睡嵐山猿聲  
斷騷客之腸林有三尾之社以頌其勝楚有兩妓之  
墓以同其丘至羅生門則奇獲幽鬼之腕登將軍塋  
則偉壓世之亂金介鬪雞上巳之遊緹緇部騎五日  
之觀七日則飛鳥井灘波之蹴鞠限二家中元則紫  
禁之裁剪花普諸殿紅賀奏八佾儼節逐鬼游吉日  
良辰男女妓服微眇流睇蛾眉連卷修袖繚繞羅襪  
躡蹠容與婉婉入有金屋出有步輦投章賦衣行正

辭妙揚國風，守伉儷不舛。其制度則貴賤分章，服文武別冠冕。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乍大輅戎輅，玄牡二駟，虎賁三百，旌旗萬乘，五劇三條，鳥聚一條，九陌獸散，牛車東西，充輿馬南北，滿職貢重譯來，祥瑞九州進，國家殷富，上下交足。

聖明相續，厲靈殫

殄，且夫紫赤敵班曹，以六宮富彤管，竹鏃當伊傅，以八省饒賢雋。若乃土壤之際，山林藪澤之廣，玉石鳥獸之類，溟渤裏珊瑚，玳瑁之珍，蛟龍鯨鯢之比，普天率土，不遑勝計，粗拾萬一，以頌同異。故圻內有琵琶

海不以述丹陰，有大江山，弗以記遊里之淫虐，狹斜之諠譁，固攝武之所嬉，故河東有園街之艷麗，不以語洛南有島原之繁華，不以示也。且夫侈靡荒淫，以相勝，臺榭苑囿，以相誇者，亾國之事，王孫之言，未卒二人瞿然相顧，逡巡失色，睜焉失所，弛氣離坐，醜憤而謝曰：吾儕棲遲於海隅，如出入于鮑肆，而忘其臭，猶樂擊甕扣缶，搏髀歌而聽雲門，咸池八音備奏，耳嘈嘈無聞，林迫於其鄙陋，徒習姑蘇章華之儻民，而不知明堂之中，正慮海門之可鎖，關扉之可泥，而不

識王者之無障予奪者惟  
天之命也安得校  
於神京之無上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五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六

越后 市島肅文敬李著

姪 處德大美輯校

諸體

葛陵仲兄神主机下祭文

年月日祭葛陵仲兄之靈於萬街仲氏之家昆李共  
六人各具時羞之奠嗚呼兄先考在昔識其個儻不  
羈好學而不事產故遺出學於東都東都則逢掖之  
淵數兄師北海先生習慣不倦也三年學成而歸省

父母與伯氏不肯復遣之分諸葛陵之肆矣凡之孝友惟父兄之所命也何椿府辭世兄感激于殊恩最哀慟翌年春三月僕行賈於西京取路于歧岨觸其瘴癘到京而疾病危急兄聞之奮起請適焉伯氏慮兄之未履其土弗聽焉命我家仲凡而後僕幸不充溝壑得歸鄉見萱堂及伯仲然遺疾為痼也數年素食曠日才賴兄學詩書兄憐其鍛翮焉鑿以治之傷以字之知而靡不數之唱而靡不和之僕雖駑鈍得較賦詩屬文者兄之賜也處二年痼疾鼎已乃受

伯氏之命復行賈京師遠爾與兄別焉去而月餘兄之計到逆旅曰為疫鬼被殞也未能誠信焉俄然若幻恍惚若夢計愈信然輾轉反側莫奈之何嗚呼歿日云僕歟事急不能云歟銜哀斷腸吞聲撫膺其雖不能云得莫心顧邪爰涕淚滂沱亦無奈之何嗚呼哀哉兄有一男二女以其皆孩提在襁褓中伯氏取之鞠育過所生然後長女嫁之竹內某次女嫁之坂井某胤子中男唯吉為人減凡伯氏亦識其自幼不羈之質不宜處於葛陵狹斜之衢而年息其產舉

以付託乎萬街萬街仲氏遂乞之以爲己子矣今茲  
寬政丙辰歲孟夏朔日多一紀所謂流者非水已馳  
者非駒已孰謂康彊者歿羸弱者存乎嗚呼哀哉蓋  
歎歎而述焉兄之仁惠而年僅三十有六兄之奇才  
而不遂其名天乎命乎兄歿而四年我家仲兄亦逝  
罔嗣而僕奉其祀尋萱堂辭世又亾何公野仲氏物  
故初椿萱並在兄弟十有三人止一女幼歿而已今  
會祭者減過半嗚呼哀哉蓋歎歎而述焉况兄疾僕  
去而不知時兄歿僕賈而不知日生承其愛病失其

悌弗憑棺弗臨窆僕不爲天地神祇所容也與胡爲  
果行賈千里而負兄之生平自今已往不俸行賈保  
先人之業待餘年書記父母兄弟之事以垂之于後  
而已矣兄之三子不零丁孤苦憑伯氏以成人端麗  
僉殫獲其所矣念兄不暨視其若歿而不使兄視其  
若則未嘗不失聲嗚咽焉嗚呼言續緒而不能盡其  
情會祭昆季共六人不耐感兄之靈其顧也邪其不  
顧也邪嗚呼哀哉尚享諸季弟市島肅文再拜謹言

家兒敦固誄 并序



惟寬政九年冬十一月十九日家兒敦固死兒者仲  
兄景茂之第三男而吾之猶子也生乙卯時秋九月  
生也風雷輟焉余取以爲子矣余年三十九歲婦廿  
九歲肇爲之父母矣亦幸獲好乳婢兒不在于婢之  
懷則不離余二人者之腹背撫育逐日長今茲齒甫  
三歲矣方面大耳皙而肥大眉目最有殊相至舌齒  
聲音僉靡弗可焉安省其侵焉亦爲父母者之情也  
鞠愛雖所生懼不若焉故慕父及母亦出于尋常孩  
兒之上矣茲兒自前六日苦痘瘡因醫藥百方而不

驗呼吸酷厲兒亦若預了死者數喚父母輒舉手於  
家祠之處口乞香燭遂以絕焉悲慟可勝言邪嗚呼  
風雷之兆輟而卒莫益焉耶然兒預了死矣亦何恨  
哀哉乃作諫曰

異哉敦固孰云汝兒業已辨惠亦有前知父嚴是怙  
不苟母慈上天不弔茲長別離命乎無那哀而尚悲

歌案頌

此案之質斲削者誰岱海子命梓甚作之雕蟲占古  
玄點徵文刻畫菜色供陳蔡氣矧已髮漆修業千秋

朝見堯舜暮視聃周上處在道道翅於天旁薄應闢  
典墳須傳潘渚疇決鬱閉孰通夙夜對爾將埒禹功

便面頌

折扇其風弗啻揖讓節儀對記忽忘亦較爾便面于  
指麾軍者之骨法不及焉甚團團無佗技然迄炎威  
赫乎莫所碎絞肉爲汗裸體少著犢鼻之時則彼摺  
疊羸弱者木彊不通時務者皆無間然於爾焉噫時  
不能用爾則世不獲有年矣今三伏至用爾美莫尚  
焉

方爐頌

夫任寒者何乎裘也匪裘也帛也匪帛也醴也匪醴  
也方爐也矣太倭之寒不在三都四國九州在中山  
山陰北陸蓋特其寒寒者莫如越越之地行藏於山  
陰卷舒於北溟其形勢大蛟一蟠千里手足所橫不  
遑附焉崔嵬磊落瀾汗滄瀟之際陰息之所表至積  
雪埋壑巨冰貫宇而孔帛不能師保乎皮膚楚醴不  
能籌畫乎肺腑雖熊羆之裘不足干城乎形體况謝  
綿與陶醪耶是故伐南山之樗而斲工回矩方爐家

開戶構大者方十笏小者方三笏若夫論民俗則大  
偉也辟如汲朱輩司薪獲育之匹鼎下伊尹調羹杜  
康酒醞也又不翅羽銅氏空梁下而頡頏鞦韆雲鐵  
族亦素灰起而馳騁距躍當此之時不肖敬季之輩  
箕倨圍爐醉以溫醇飽以熱羹親祝融踈飛廉取朴  
捨華  
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乃  
相共讚爐曰汝之智能教人不多溫汝之勇能令人  
不恐寒雖有衣食三冬殫辱汝之仁惠以御凜冽也  
矣

象戲銘

為不彼如謾勿惶怖為不已如謾勿長驅攻守有機  
進退有度意氣逾平遠知變數維此象棋遂可少輸

擬麤鹵俚說

豐王業已并吞海內而莫不如意矣然有奇志將欲  
布衣葦帶而跋履於四方親視聽世之所為諮之左  
右左右大驚俱諫之王弗聽曰迺公起布衣固有天  
命在天下其若吾何於是弄臣麤鹵俚從容謂之曰  
君王行矣何不可之有王之度出於漢高也遠在昔

劉季匹夫觀秦皇而朶頤焉既獲天下而不能獨視聽天下使百之官僚視聽今王者能反焉夫魚服之游有非常之變卽王之膽獨能觸之王之智獨能脫之不亦偉邪君王行矣王大噓而過

三代論

平大將軍丁足利氏之昏愾而起尾美兩國括三道之要割據五畿已而有籌略四九之地傳檄乎與羽關八州而并吞海內之勢然雄奸傑譎蠶食鄰國鳳鳴鷲翰翱翔於天廷其將帥者有羽柴惟任輩以爲

之腹心有柴田佐久間濟以爲之爪牙加旃其子信忠英武翹勇冠諸將是以拓羯數十萬一舉而殲夷甲斐氏奪其奕世百二之地遂當要路而令諸侯是何異于虢虎負隅而伺肉人也於是諸侯方伯兔伏業已執壤奠焉悲哉有桓文之臣而不能爲桓文之霸焉虎捫梟磔訑訑弗受言朝楚殿屎焉

天朝惡跋扈諸侯互肘足數勝而忽然弗校輕次而備豫不設聿屆爲臣光秀辱弒何則猾賊失人心控御不得處焉也豐王接踵起樹討逆之勳而都攝征

服海內而握天下之樞紐封爵由己身加九錫沐猴而冠若否無攸沿革亦唯多欲靡歎故其有朝鮮之役是以海內虛耗諸侯違怨人民偃休當此之豈骨體之臣或忤旨而腐心豐王既薨而發晨牝之妖若干儉士從吏而權歸姦賊鴻荒廢隊殆不可治天下二世而為佗物惜哉夫若漢祖魏匹夫之見鳩叔孫儻以上禮儀取奉春之說以都天險然而和麗奴而親弟姪慈諸侯而愛黔首則夢日猿面之奇可抗五雲龍準之偉也哉

□□舍美攝之覆轍而都東武四塞為固監秦漢之得失而宗藩異姓相犬牙焉圖徽未顯懿薨矣而有彛訓而五等之國更述職厥夫人世子咸殫質於東武阡陌間函關管轂焉垂不拔之象迄今十餘世莫甌坻矣比今于美攝則度軌隔離霄壤省已往于夏殷周而有所損益以廓然可也矣

經史會業引

今茲戊午夏五月五日謁葆光齋其門人知故數輩在焉坐有飯邗信卿曰會讀經史奈何於余宅葆光

子曰可矣皆甘從焉翌月戊申遂會飯田氏其盟云  
非有大故則勿欠席非互討論皆能解文意則弗置  
勿爲吾黨黎庶了經史不可以適用借猶商彝周鼎  
然夫了經史者以潤色孝悌以誅異端矣其用豈不  
大哉每月六會飯邨氏有故則於市島氏市島氏有  
故則於安孫氏安孫氏有故則於中邨氏中邨氏有  
故則於笠原氏笠原氏有故則於莫故者宅勿設飲  
勿設食盜盤三二是已聚午尾而散申首長弗陵夷  
則一鄉之美事矣市島肅文與衆議之以爲引

送田先生序

至治二百年不問海內外國富人饒而五尺童子知  
廉耻匹夫賈豎知禮義於以凡百小技以驚昇平者  
遍天下不可勝用而豪富逸民昵彼此曠日彌久而  
弗直一錢焉素餐者大而贖罪乎浮屠噫可慨矣  
哉夫莫通經術以講習諸一縣若一鄉者何居水原  
雖僻也官之所理數百屯落襟高山帶大河東  
界輿羽北礙海然設行淫辭邪說以周流於四方者  
亦未貶焉豈非諺所謂薰者少畹而蕪者蔭野哉田

先生辟東都于水災丙午冬羈栖於水原爾來講誦  
古先聖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十年矣瑣瑣伎能及異  
端之說稍稍陵夷於是乎道德彰而名聞流今茲加  
治邑關氏者尊其學術擁篲一再因遂稱弟子促籃  
輿以迓之此行也雖不遑遠室家相傾青纜掃地載  
焉意者一惟三年不得相見迺先進之父老春服後  
先後進之童子彩衣追隨垂髻戴班相屬於祖道嗟  
有永原已還靡經術及先生者教童蒙速卒句讀能  
賦詩屬文亦靡及先生者雖負笈於名都莫尚焉蓋

先生之學取物子物子仕郡山侯郡山侯之連枝者  
黑川侯與加治侯也加治侯之國人倚賴先生而學  
古先聖王周公孔子之道則侯雖未登庸先生也論  
若其地名焉

送度支野田君歸東都序

由水原爲縣已還六七監稅寬猛代謝而五六紀于  
此良善者益多凶邪妨治者舉咸殄滅故江河之害  
倒予焉隄防里里備野拓田多路夷溝洫洋溢而利  
矣亦礪确與潟鹵互予奪焉以成行沃矣縣大民敦

朴樹執得處倉廩歲實蓄積饒貨賄貿易衣食皆盡  
足矣是管子所謂知禮節榮辱之秋雖然愚民豈有  
能慎焉終身者邪流侈靡是懼寬政癸丑秋時之監  
統遷甲州某縣而度支之賢良更蒞水原於是禮讓  
節儉以教焉痛禁游俠飲博以斷竊盜之根株矣廉  
以聽直以爭有民所疾苦則未嘗不從便宜以除之  
賞賢罰不若強烏吐弱烏食孝弟忠信者果行鰥寡  
孤獨癘疾者亦樂天年矣豈翅一縣之幸哉比隣諸  
侯都邑附庸子男采地不得弗從而化嗟愚民僕等

沐浴于至治休澤弗受勝國荷戈負糧之苦如夏虫  
不知冰雪今茲乙卯冬度支野田君兼倉部事蒞水  
原舍敝廬已而後奏事奏可將促駕還東都君明敏  
強記手不釋卷在於一室寂若無人甘鹽菜蓀魚而  
不累逆旅且避市而適恐繹駭市人然雖環堵之內  
嚴若朝典昔黃次公為潁川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  
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薦息祥瑞尤多焉云今  
本朝濟濟多士若諸君執事為郡國殿最則何戶乎  
鎖何遺乎拾其破甑而為園移風易俗水原非昔之



水原也若失莫尚乎一監稅則何以慰國人古之君子不棄芻蕘言故敢述下情附巴詞一首願道路無恙而  
春朝加鵷列

送榮澤二子游佐渡序

日榮翁稱澤氏之紹介處國風二章曰一者鹽灶詠一者離歌爾此去而將濟佐州業已與澤子期寺泊雲碕之際也聞子之操觚願為澤氏及子修一辭顧倉卒難裁澤子逆旅相期輒篇成而擲之澤子未遲云翁甲斐人以神祇說毀其徒國風以交接於士君

子跋涉海內所息肩莫不聞人非世之孟浪簧鼓是非為擢利計者之比澤氏雅敬愛客一藝以叩其門者皆悅服其雅量忽忽消日今也翁促澤子奮衣不佞雖弗識神祇說辱一二賜而弗應其懇懇需兼贈言于澤子可乎即謂之曰佐州者北溟巨島所謂金嶺數百里謫仙之栖舊古  
王公將相動流竄騷

風故厥俗馴貴人不與峒夷山獠匹略若都民於是官選智能以鑿江河夷谿谷驅猛獸毒蛇而拓地也沃野千里兼之穿山以鑄金海有魚鹽利富饒

以樂至治，絃歌敷匪，翅尋常樓臺上，耕父牧童亦能  
諳音律，婆娑羅列草野，鼓腹抃舞矣。雖然自諸州視  
之，則叢爾一鰲，甘耳有餘，駭蟻看而弗足，垂鵬翼食  
蔗行者旬日而盡焉。曷濟不測海，而真搜爲曰陸土  
之游者，人之所競，以其小小者，屈強於海中，風土卓  
絕，干諸島也。馳神運思，夢想數渡，漫瀾且夫去袞冕  
位，銖鉞任，而形容枯槁於彼土之邊，麓浹血不乾者  
幾何也。咸一省英俊，其所感憤，靡不株連乎天下之  
理亂矣。往而賦其奇絕，弔而詠其遺迹，不亦宜邪。不

佞善其說，贈詩與序，以慰海行之意。韻終不留之字  
者，欲二子之不放浪於所迹，而適還。

送吉賀文序

敝邑雖褊小也，海以內之遊子來往者，弗數，各得其  
遇，相廁焉。叟者加州士，有故辭祿，遊東都，師象工大  
橋某，而段級頻進，因到京師，當其巨臂，以鬪伎能，爾  
來十餘年，羈旅無所定，而後占居浪華云。昨年冬十  
一月，復至敝邑，越春三月，將辭去，予謂之曰：象棋雖  
古今不同，舉治不忘亂，戰爭之意一也。士君子好焉。

辟

鼻祖者周武中興者溫公維是聖王賢宰相不備于  
玩好遊戲已可知焉况國朝汰冗員而棋子僅四十  
枚然伎倆百出變勢不可端倪外國皆服我精妙矣  
雖然往往無賴子弟為奇博以相競擗朽摩鈍而募  
賭爭道攻守闕然一局百萬破產廢業豈可不亦戒  
邪叟說其治不忘亂存憂亡之意以上見王公貴人  
下接豪富逸民或擬輸墨設械或擬屯田為兵使尊  
卑其智以足備預而痛戒無賴子弟之所為則識其  
嬉遊微補于世教然則何往乎不寵焉叟勗哉予遇

叟也于此三年故聊推其意

送柏永日序

遊子負笈過於越后州者歲百數率皆底斤江而息  
肩斤江一都會風俗豪華故遊子得其遇者稱斤江  
海內少匹矣水原府去斤江也七十里 官之一  
大縣也司計計吏之所黜陟其民慧而儉一接而始  
終不渝故遊子得其遇者幾稀也厥為孰善焉柏永  
日者東都士自幼志在四方昔歲辭祿即以墨客兼  
賦詩遊歷諸州至斤江而留數月越春正月至水原

從海集補 卷之六  
主浦士栗宅以余與士栗善故及永日屢相接已而  
永日欲復底斥江脩其橐裝而一遊於京師余謂之  
曰古雖越后爲投卑有北之域承平彌久斥鹵旣成  
都古今易俗海道千里一藝一技之處士往往著聞  
而遊子不服之則爲之所服亦唯一道而已矣至人  
不可榮且辱焉永日似親斥江而踈水原者惡戀戀  
于斥江也蓋君子要永日與永日昵小人與斥江海  
舶之攸輻輳風俗豪華飲食甘膾聲色妙麗是以商  
賈逸民入其機陷焉湛汚自若跌蕩不拘交于輕佻

而絕于亾賴噫非游士有志者攸淹留矣水原其民  
鷺而儉鷺不苟與人合儉不苟競名利故思慕其風  
而來者百數之一由此觀之君子小人之攸暨斷可  
識矣永日去斥江而屆京師余昔遊於京圻也六年  
西有浪華兩都不同也挺然于衆觀雖都鄙天淵猶  
水原與斥江永日去就有處焉格兩都之詩品書體  
則非余之所識焉

南山唱和集序

詩何容易各有所取以音節齟齬亦何怪三百篇變

而漢魏調漸陵夷漢魏移而六朝失章于綺麗至唐而近體肇盛宋雖祚三百年國為夷狄蠹焉元固胡而祚弗能長是以宋元之調下劣甚明悛其覆轍格力均角于唐由此觀之氣運相汙隆作者從而興廢然明唐者不如漢漢者不如周是其治世長短亦其所也我日本

皇盤巨還莫革命矣屢舞干以服異域矣豈不神祚而文哉故家論風戶辨比移入大雅抗周漢唐明焉者弗歎芝城浦里之子裕扼腕于詩蓋有年焉一日振策來而相賦於南山之亭以

金石相應而異其結撰者意有所取不取也

岱海堂文集初編卷之六



